

求闻

中文维基百科 / Chinese Wikipedia

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主办

2019年5月 第五卷



本期内容

04

从视觉中国事件谈著作权

2019年4月10日，事件视界望远镜团队向世界宣布，该团队利用位于东半球的多个射电望远镜，成功拍摄了位于 M87 中心的特大质量黑洞。

08

“维基学生会”成立两周年

如今正值该会成立两周年。借着这个机会，《求闻》应读者要求，综合各方资料，特别报道“维基学生会”的由来和发展。

20

柏林维基媒体峰会 (Wikimedia Summit) 结束

2019年4月10日，事件视界望远镜团队向世界宣布，该团队利用位于东半球的多个射电望远镜，成功拍摄了位于 M87 中心的特大质量黑洞。

24

维基媒体基金会宣布加入万维网联盟 (W3C)

“万维网联盟”是互联网标准维护的重要机构之一，由“万维网之父”发起。

26

西亚美尼亚语维基百科正式上线

维基百科西亚美尼亚语版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正式由元维基语言委员会批准设立，网址为 hyw.wikipedia.org。

28

2018 年维基共享资源年度图片出炉

这一次的年度图片是“龙卷风的演进”——它是怎样拍摄来的？

编者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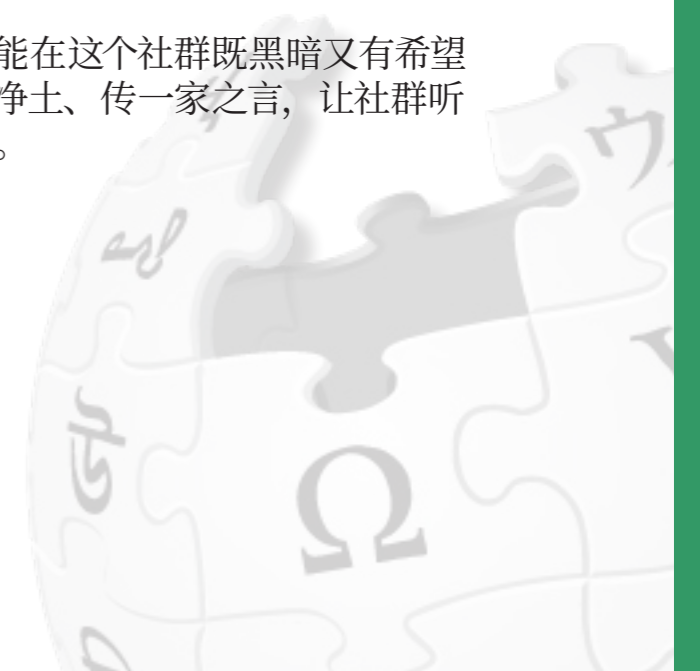
《求闻》是一份由维基媒体社群志愿者志愿维护的期刊，由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发起，《求闻》编译组主办。本刊物致力传达本地和全域社群动态，把握维基媒体脉动，重点为中文维基百科社群发展服务。

回望过去社群所踏过的崎岖道路，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社群交流若是顺畅，则无如此多的矛盾分歧。因此，我们决定创办这么一份刊物，希望能够为社群交流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为社群中更多人发声。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直以来，维基人秉持朝闻夕死的信念，坚守五大支柱，才能发展到如今地步。然而，在和平的外表下，暗流涌动。人心之有别，但吾等愿求同存异，将不同的声音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吕氏春秋》记载有穿井得人之典故。故事的最后，作者写道：“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然而，社群中这样的传言又有几多真假，我们又愿意了解多少、相信多少？我们愿与社群一起，畅通言路，砥砺前行。

求索以明理，闻道以明德。有幸能在这个社群既黑暗又有希望的年代遇到你。愿吾等能假一方净土、传一家之言，让社群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永远在路上。



【《求闻》上海 4 月 12 日讯】2019 年 4 月 10 日，事件视界望远镜团队（Event Horizon Telescope Collaboration，下简称 EHT 团队）向世界宣布，该团队利用位于东半球的多个射电望远镜，成功拍摄了位于 M87 中心的特大质量黑洞，公布了黑洞的“照片”，并在开放获取杂志《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发表了与之相关的六篇论文，以 CC BY 3.0 许可协议授权。

随后，视觉中国网站将相关高清图片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打上该网站的标志后，以“编辑照片”的名义对新闻机构进行销售，并宣告“版权所有”，随即引发争议。在照片正式发布时，笔者第一时间向欧洲南方天文台（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下简称 ESO）咨询其网站所公布黑洞照片之版权状况，ESO 数据管理和业务司负责人 Fernando Comerón 明确回复，虽然该高清黑洞照片版权归属于 EHT 团队，但也采用和 ESO 网站相同的 CC BY 4.0 国际许可协议授权；而欧洲南方天文台也明确答复了《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这张图片的版权归属于 EHT 团队，而 ESO 正是 EHT 的成员之一。

在视觉中国陷入网络争议之后，引发了大量机构和个人的调侃与指责，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4 月 11 日，据网友举报，天津市网信办对视觉中国网站进行约谈，站方旋即宣告关停整改；4 月 12 日，视觉中国的 A 股股价开盘即告跌停。据了解，视觉中国网站上部分照片的介绍页面中，存在“敏感有害信息标注”，是这次关停的主因。

黑洞照片为何让视觉中国成为众矢之的—— 从视觉中国事件谈著作权



■ 黑洞“照片”，真的是“照片”么？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从法律上来说，黑洞照片在著作权法保护的各种作品中，究竟属于哪一种？”部分人认为，黑洞“照片”由众多天文台的射电望远镜所共同“拍摄”，故应该属于一种集体创作的摄影作品。但笔者对该照片属于摄影作品的观点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此处的黑洞“照片”，如果著作权存在的话，应该属于一种图形作品。

首先，我们假设这张黑洞照片存在著作权。一般而言，各国的著作权法律通常会将摄影作品定义为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但我们查阅了相关论文发现，EHT团队在ESO网站上公布的高清照片，实际上是对三种不同成像方式进行平均后生成的——这显然完

全区别于一般公众所认知的摄影作品，而是一幅通过数据生成的黑洞示意图。

其次，笔者也注意到，有法学出身的人认为，这张示意图中的表达可能具有唯一性，或会和思想混同，而依据著作权法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混同原则”，该图片应该被视为思想本身，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EHT团队的科学家们在过去的多年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依据他们测量出的数据，选择了合适的公式和绘制方式，将黑洞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展现出来。笔者以为，既然对同一黑洞的表现方式理论上并非唯一，而且科学家们确实为这张示意图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则依据一般常识，这张黑洞示意图理应归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

The image is the average of three different imaging methods after convolving each with a circular Gaussian kernel to give matched resolutions. The image is shown in units of brightness temperature, $T_b = S\lambda^2/2k_B\Omega$, where S is the flux density, λ is the observing wavelength, k_B is the Boltzmann constant, and Ω is the solid angle of the resolution element.

The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Collaboration. First M87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Results. I. The Shadow of the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2019, 875. ISSN 2041-8213. doi:10.3847/2041-8213/ab0ec7.

视觉中国，为何 深陷“黑洞”之中？

视觉中国真的就不能给新闻机构转卖黑洞“照片”了么？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EHT团队包括ESO并没有限制任何人以商业目的利用黑洞照片。根据CC BY 4.0授权协议的要求，任何人在使用照片时，只要在明显的地方为EHT团队（EHT Collaboration）署名即可，但不得给相关照片适用法律术语或者技术措施来限制其他人做许可协议允许的事情。而笔者认为，视觉中国给版权本不属于自身的照片打上“版权所有 1995—2019 © 视觉中国”的声明和“视觉中国”的版权水印，并以这个名义对外销售照片，涉嫌侵犯EHT团队的署名权。

长期以来，视觉中国在中国的商业图片行业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但因其向侵权者要求显然高于市场公允价值的侵权赔偿，以致在媒体行业名声狼藉，留下了“版权流氓”的恶名，部分自媒体甚至在“黑洞事件”发生后，公开批评“天下自媒体苦视觉中国久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视觉中国仅仅因为一张黑洞“照片”，就深陷公关灾难。加之好事网友对该站点的挖掘和举报、各级中国共青团组织在互联网上制造的声浪、各大企业的集体狂欢，视觉中国也最终被吸进了“黑洞”之中，万劫不复。而这次出手约谈视觉中国负责人的政府部门是网信部门，由此可见，视觉中国摊上的事情并不只是公关灾难和著作权纠纷那么简单。随着视觉中国、全景网络、东方IC这三大图片库相继关闭公众访问，这件事情的影响也或许并非短期可以看见的。

“维基学生会” 成立两周年

是中文维基百科未来的希望还是中二小学生狂欢的乐园？

最近，一个叫“维基学生会”的组织经常出现在大家眼前。“维基学生会”成立于2016年4月5日，如今正值该会成立两周年。借着这个机会，《求闻》应读者要求，综合各方资料，特别报道“维基学生会”的由来和发展。

第一印象

初次点开“维基学生会”的主页会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开头第一句话除了自己给自己起的英文名“Wikipedia Students' Union”之外，还莫名其妙多了个日语。阅其“声明和提醒”及“工作内容”，似乎可以看出该会涉猎非常广泛，从站务到条目编纂无所不包；而“成员守则”又在要求成员严于律己，做好榜样。

乍一看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事实上也的确很纪律严明——但目前为止“维基学生会”所收获的所有评价却都是负面的。是“所有”评价，而不是“几乎所有”评价。

知乎上评价“维基学生会”的帖子中，有人说“创

立至今没做过任何贡献，年底有什么学生总会的什么鬼的”，还有人说“可以用来围观中文维基百科的小学生们如何指点江山”。有用户公开评价“我是认为贵会对维基百科的协作根本是没有用的。观乎以往贵会的站内活动纪录，贵会在成立后的一年多就几乎一直在会务上面纠缠，不断把整个组织官僚化、架床叠屋，消耗民气，把会员可以贡献在维基百科的时间白白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会务’之上，真正促进协作的事务少之又少”。有用户说“[维基学生会]大搞官僚主义，四处招揽成员但无实际贡献”。

维基学生会究竟是如何收获如此之多的负面评价的？下面由笔者带着大家从“维基学生会”创会开始谈起。

创会伊始

“维基学生会”由用户 Jpcomic 创建。在创建之初，凭借着独特的“工作内容”就吸引了一些维基人的目光。当时，“维基学生会”的“工作内容”中，除了一般的站务维护之外，还写道“举报滥权的维基百科管理员，回退员，巡查员（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才能举报）”；除此之外，还声明“需要管理员协助我们!!!”——仿佛在咆哮一样，打了三个感叹号。

当时，一些维基人乐观估计，“维基学生会”或许会对中文维基百科分裂的社群有所帮助。有人猜测，“维基学生会”或许会成为类似圆桌会，或具有外语维基仲裁委员会性质的组织。但后来观其发展，既没有管理员协助他们；而“维基学生会”也似乎什么都没做——直到今天。



用来代表学生会职位的勋章，原为英文维基百科上的和平勋章。学生会中共有七个职位、七种勋章，此处略。

创建之初，“维基学生会”有官僚化的影子，但似乎并不严重。当时，其会内成员等级分为一般成员、“书记”、“秘书”、“副会长候补”和“副会长”；而“会长”则由创始人 Jpcomic 担任。当时大多维基人对其组织架构的官僚性似乎并没有太大意见：学生会的确要有个“学生会”的样子。

后来，Jpcomic 活跃度下降，“维基学生会”后来的发展大多由其他维基编者推动。

起底“会长”

以下所公开的内容（或日志）在站内公开可查且所涉者情愿公开，或由亲历者回忆，不涉及个人隐私问题。

“维基学生会”的贡献可圈可点，率先在维基中实现了严明的五层等级制，俨然令我们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小学中那些臂膀上挂着几条杠的“小队长”、“中队长”之类的小小领导们，哪怕是排队买个

反对：他在維基中沒有破壞，為何要全域鎖定他呢？

Oppose:he didn't vandalism in the Wikipedia, why need to global lock him?

——蔡在曹被全域封禁时的双语“辩护”

雪糕都要请领导先行。虽然这种模式已经在大陆中学彻底淘汰，但这一文革遗产却在中文维基中修成正果，而其中那位五条杠的领导人物即是会长。

时任“维基学生会”“会长”的用户叫“SickManWP”，又自取名号“维基病夫”，曾用“蔡柏熙”为用户名（该用户自己所作“自传”上带有有关更名记录及其日志的直接链接，因此《求闻》评论员不认为其真实姓名属于个人隐私。），后改名“H2244932”。

根据其自己所作的“自传”，2016年夏天，“会长”小学毕业。他的维基百科账号也是当时注册的。当年夏天，他在维基百科上结识了正上初中的曹某。曹曾用用户名“小曹2015”，因屡次破坏，被维基媒体全域锁定。

曹某因大量不当事迹，被一个叫恶俗 wiki 的网站的编者批评。尽管平时并没有行为不端，与恶俗 wiki 也并无瓜葛，但蔡一直不明原因地袒护曹。在各路管理员、热心人士帮忙申请全域锁定曹的时候，蔡一直在讨论串下方反复发表不成立的“辩护”，干扰监管员的决定。监管员全域锁定曹后，

数突破 50 人，蔡宣布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条目上。但一个多月之后的今天，“维基学生会”人数即使突破了 50 人，也在条目方面毫无建树，继续醉心于所谓“会务”。

笔者看到，在其“条目协作”页面上，虽然确乎偶有留言发动成员参与条目创作、评选，但应者寥寥。很多协作内容没有下文，而蔡等干部平时有自顾自创建条目的倾向，而且也不处理“条目协作”板块下的请求。

“维基学生会”讨论版里，还有成员建议学生会参与站务方面或帮助新手，但相关讨论都没有下文。蔡自己也说过“教导新

申请区 [编辑]

申请加入维基学生会

Zh9567 [编辑]

申请加入：[Zh9567](#) ([讨论页](#)·[贡献](#)·[已删贡献](#)·[编辑](#))
申请者：[Zh9567](#) ([留言](#)) 2019年3月27日

- (-) 倾向反对:虽编辑数达到要求,但近一斗
- (=) 中立, 虽对马来西亚条目作出贡献, 但
- (-) 反对, 意见同上两人。--[FrankD666](#)
- (-) 倾向反对: (▲) 同上。--[KME](#)
- (-) 倾向反对: (▲▲) 同上上, 可于扣除用
- (=) 中立, (▲▲▲) 同上上上。--[人?生来平](#)
- (-) 倾向反对: (▲▲▲▲▲) 同上上上上
- (=) 中立: (▲▲▲▲▲) 同上上上上上, 主控
- (-) 反对 (▲▲▲▲▲) 同上上上上上上--

申请未能通过。--[奈威空白键](#)|[留言](#)|[签名](#) 2019

手比较好”，但蔡也接下来也没有进一步动作。

不久前，蔡还在互助客栈上对自己提出进行“自我公审”，想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文来的迟了些，希望对蔡的“自我公审”有一定帮助。正是在这次的“自我公审”里，蔡主动承认、且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地说“[‘维基学生会’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只有]拟定会内的规则和不断修改会章”。蔡还说先前“维基学生会”毫无作为的原因是因为“人力不够”，且“会长不是他”。然而，自“自我公审”结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维基学生会”还是毫无作为。有其他的《求闻》编辑特地在蔡“自我公审”、同时也是“维基学生会”好容易攒够了 50 名成员之际(也是《求闻》开始计划本文之际)特地提醒蔡“《求闻》将会关注你会成立两周年”，并且会发评论员文章，期望《求闻》给一定压力后，“维基学生会”能稍微多做些什么。但事实还是让《求闻》的编译组的各位同仁们——相信也包括“维基学生会”绝大多数的成员们——感到失望透顶: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维基学生会”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招揽成员，仅此而已。

充斥着“同上”字样的投票页面。

在发迹于“维基学生会”之前，蔡的巡查员权限还被剥夺过。在除权申请页面中，有用户指出，在提醒蔡其巡查质量太差之后，蔡仍然反复将质量低劣的条目标记为已巡查。甚至在有行政员好心帮忙后，蔡还到那位行政员的用户讨论页上留言，说那位行政员的“身心已经无法负荷过多的维基压力”，建议他在编辑维基百科时不要服用过多“娱乐性药物”——就是毒品。本评论员也是才了解到，还有人上维基之前得先嗑药的。

蔡的一些行为也很有意思。笔者当年在朋友的推荐下直接下载安装了电报 (Telegram) 软件与其他维基人交流。但蔡并不是这样。似乎是在与曹的关系的影响下，蔡对任何实时聊天软件都产生了心理阴影。在加入“维基学生会”的电报群之前，蔡还摆出了英勇就义的姿势，说“为了中文维基的统一、为了学生会的发展，少许站外联系是必须的”；也不同于大多数用户知道了“电报”或者其他软件的群组之后直接加群的做法，蔡还预告在他当时发言的 5 天之后加群。“学生会”下方有人催促，但蔡却连一天都不肯提前。

蔡加入“维基学生会”的电报群之后，先立条件：他说，如果别人想要让他肯留在“电报”里，就不能违反他立的规矩。他说他绝不加入中文维基的大群（蔡与曹的一些经历发生在与中文维基大群互联的 IRC 中——注），不讨论与维基百科无关的事务，不影响作息，不接受管理员提名（试问各位读者：有人想要提名会长吗？）。

笔者和其他的旁观者都认为，蔡的言行好像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别人非让他加入电报而不是他自己想主动加入的印象。也不知是跟曹的心理阴影还是如何，其他人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蔡硬拖了五天多。

在维基电报群的所谓“滥权梗”的带动下，蔡后来还把自己在“电报”上的昵称改为“滥权维基学生会会长”，号称为了增强自己的安全性。（但是在蔡自己所作的“自传”中，蔡直接把改名一事公开在外，因此《求闻》评论员不认为此事属于个人隐私。）蔡还把群分成两个，其中一个水群改名“白屁群”（恶俗 Wiki 用语“黑屁”的“反义词”——注），似乎是在表达对当年恶俗 wiki 正义人士的不满。

蔡和“维基学生会”的一些成员还给自己和“维基学生会”树碑立传。维基人给自己的贡献、忙过的条目做存档是很常见的事，但在站内讨论的时候还四处附上“自传”



的链接就很不好说了。所谓的“维基学生会会史”里面流水账般地记载了所有鸡毛大的事,还附上了各种“参考文献”和“注脚”——只是站内的 Diff 链接而已。蔡的“自传”和“维基学生会会史”尽管都为蔡自己所作,但全部使用第三人称,显得有些诡异;“自传”旁边带着各种引言,也不知引用这些到底是为了说明什么。

“自传”和所谓的“会史”里还充斥着各种低级玩笑。蔡把自己当上“学生会”会长给形容为“荣升”,当上之后实施“独裁政治”,形容他的所谓“独裁”是“法西斯主义”,自己的举止跟“希特勒”“袁世凯”相似;自造历史名词“大学生会主义”,也不知是褒是贬。

蔡在站内发言自称“本会长”,又给自己树碑立传,似乎真的把“维基学生会”的头头当成了什么大官。中文维基上八十多个管理员,也从来没见过哪位自称过“本管理员”的。本评论员还留意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蔡特别喜欢用“参一脚”这个词,似乎蔡觉得这个用法比较高雅。

截至发稿时,这“自传”和“会史”的结尾都写到 2019 年 2 月底“维基学生会”凑够了 50 人之后要开始转型社群建设。但同之前所说——到了 2 月底,“维基学生会”就毫无音讯。“自传”和“会史”还摘录了各路人士对“维基学生会”的评论,但这“自传”和“会史”也就是摘抄了一下,丝毫不想如何改进。“会史”里说,“维基学生会”进入了“进化阶段”,但笔者认为,“维基学生会”

的大脑升级就目前来看是相当失败。

本末倒置

在经过上面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读者应该会明白为什么“维基学生会”会收获如此之多的负面评价了。官僚化、各类架构累赘、耗费大量精力在“会务”而非“贡献”,甚至“会长”本人都说“不断地提议案是改进的唯一方式”。而导致其官僚化的原因,是因为“维基学生会”真的被交给了一群不谙世事的学生;设立各类组织结构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动讨论发展,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建国”“当官”的欲望。仿佛在站内真的改进方针、推动有意义的讨论和投票还不够“过瘾”,非得要另立门户再多创造一些投票的机会。

“维基学生会”也是中文维基整体社群的一面镜子。中文维基百科互助客栈分成五个版面,每个版面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人准备开第六个版专门讨论社群。体量与中文维基相当的其他语言根本没有如中文维基一样,能用常识判断、直接上手修改就成丁点小事都要来讨论一番。很多老用户都说,这几年来中文维基的互助客栈变了很多。有一些是有用的站务讨论,有一些是无论如何都会有的社群“撕逼”,但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必要发在互助客栈上。

“维基学生会”是注定一事无成的。因为它违反了维基社群运作的最基本规则——没坏就不要修,有需求再去满足需求。当各个地域的维基人有共同发展的需求时,地方社群、地方分会这样的组织应运而生。这是由客观存在的地域划分催生的需求。去年 10 月成立的亚洲月用户

组也是类似的道理:亚洲月作为各语言维基的热门编辑马拉松活动开办数年,成果颇丰,于是亚洲月的组织者才着手创建一个用户组,来把共同组织亚洲月的用户团结起来,以用户组、作为一个组织工作。在条目创作上具有共同兴趣的用户,也可以共同维护专题。但是,把维基百科的学生团结起来是一个伪命题。团结学生没有任何必要,也不会给维基媒体的任何方面带来任何好处。“维基学生会”为了团结而团结,为了开投票而开投票,为了搞讨论而搞讨论:它本身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为了投票讨论的噱头、引子罢了。

除了紧密团结的用户组织之外,还有一类组织结构松散的志愿组织。“维基学生会”在其首页上说,它与“U18 协会”“并列为中文维基百科两大青年组织”,U18 协会就是此类志愿组织的典型。所谓“U18 协会”,指的是年龄低于 18 岁的维基人加入的组织。该协会的“资格”“规则”、加入和退出的方法都很简单:“资格”和“规格”只有各三行字,加入只需要留一个签名、退出只需要把签名划掉即可。U18 协会的存在没有太多意义,至多只是一个联署性质,承诺“我不违反维基百科守则”的宣言罢了。但虽说如此,像这样的组织也如很多维基人在用户页上设的“签到处”“留言板”一样,具有团结维基人的意义:18 岁以下的未成年编者见到了这个“协会”,看到维基百科上还有同自己一样的未成年维基人,对社群建设是有好处的。“维基学生会”本来也可以是类似 U18 协会的松散组织(在其创建之初,很多维基人也是这么想的),但“维基学生会”最终却在不断“完善”“组织结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维基学生会”的“工作内容”和“守则”与 U18 协会一样,并没有特别要求成员如何行事,也没有要求成员参与具体的站务;但与 U18 协会不同的是,“维基学生会”要求其成员活跃地参与其“会务”,甚至如果不参与,其“成员资格”会被剥夺。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空陪着“维基学生会”的少数人玩“建国游戏”的。但只需要达到“议案”通过的最小票数——就足够了。在“维基学生会”的讨论中,不乏上图这样“同上”“同上上”“同上上上”的。曾经在中文维基上想要讨论,顶多只有“支持”“反对”两个模板;但“维基学生会”的讨论却全是些“倾向赞成”“倾向反对”之流。

维基百科的另一个类似组织是自 2009 年创建的“[维基圆桌会](#)”。与“[维基学生会](#)”类似，圆桌会也有意义不大的入会资格；但与“[学生会](#)”恰恰相反的是，圆桌会并不要求成员参与“[会务](#)”，其成员加入申请只需要其他成员批准即可，而不像“[学生会](#)”一样必须要“[会长](#)”批准并由专门的“[干部](#)”存档。它介于“[学生会](#)”和 U18 协会，但实际效果更贴近 U18 协会——自律意味远大于实际效果。

“[维基学生会](#)”可以发挥教育新手的作用，这也是蔡作为“[会长](#)”所承诺的。但是，“[维基学生会](#)”除了开办动机不纯之外的又一症结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有了“[维基学生会](#)”才能做、没有“[维基学生会](#)”就做不了的事。“[维基学生会](#)”在其页面上所承诺的“[颁发星章](#)”“[举报侵权内容](#)”之类既不是非要“[学生会](#)”出马才能干，也不是一个需要组织成员专门努力的目标：“[维基学生会](#)”表面上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要干的结果是“[样样通、样样松](#)”，最后什么都干不下去。团结地方社群、与维基外组织合作——没有分会做不了；搞亚洲月——没有专门组织亚洲月的用户组，做不了；但颁发星章呢？举报侵权呢？难道维基需要一个星章颁发委员会来做举手之劳的事？难道巡查员都不举报侵权，非要留给“[学生会](#)”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侵权拯救工作小组](#)”。作为一个类似“U18 协会”的松散的志愿组织，现在大家还能时常看到[侵权拯救工作小组](#)的成员打捞侵权条目。其工作目标明确，以自愿加入、自愿退出的方式，松散但有效。即使没有这个小组，有些维基人也会打捞侵

权条目；但这个小组的存在提升了维基人对侵权类条目打捞的意识，会有人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出面打捞，对维基百科的条目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无论是在[维基百科](#)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决定组织结构框架“[上层建筑](#)”的是人数基础。[中文维基百科](#)有两级删除模式：快速删除（CSD）和存废讨论（AFD）；但在[英文维基](#)却有第三层删除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照搬[英文维基](#)的全部。[英文维基](#)的社群数量是[中文维基](#)的数倍不止。为了维持[英文维基](#)社群所做的，大多不适用[中文维基](#)。“[维基学生会](#)”作为一个人数才 50 上下的“[组织](#)”，根本没有必要搞出“[会长](#)”“[副会长](#)”等等 6 个层级；[英文维基](#)为了适应其社群所演化出来的机制，也不适用于[中文维基百科](#)。所谓“[中国维基媒体用户组](#)”（“WUCG”）在这方面犯的毛病更大：其成员分为“[普通成员](#)”“[组织成员](#)”和“[荣誉成员](#)”，所谓“[组织成员](#)”还细分成“[理事长](#)”“[理事代理](#)”“[监事](#)”“[秘书](#)”四类。而最令人无语又荒唐可笑的是，“[中国维基媒体用户组](#)”的成员总共才 22 个人。

大脑升级

显然，一切都无法阻止一个追求高官俸禄的孩子前行的脚步。或许金庸的《[天龙八部](#)》结局情节已经预示了这一组织模式的结局——一群孩童向慕容复鞠躬叩头后，喊着“[皇上万岁万万岁](#)”，拿着糕点开心地跑回家。因为只要慕容复高兴，每天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

在评论发表之前，“[维基学生会](#)”已经略显颓势：其成员人数达到了预订目标的 50 人，但又由于上方所述的种种原因，“[维基学生会](#)”除非改革，后期根本没有可发展的目标。三名成员“[退会](#)”似乎更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维基学生会](#)”的人数已经不够 50 人了，“[会长](#)”却还在想着怎么拉人而不是做有意义的贡献。真正能留住别人的是什么？是贡献。当贡献到了之后，别人自然会看到你，自然会聚过来。

“[维基学生会](#)”里除了前任会长之外，还有其他各类同样值得说道的成员。“FrankD666 虾仁饭”是其中之一。他曾承认过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朋友都没有”，把头像换成日本军旗，说自己“喜欢希特勒”。他还讲过一些连海外民运都自愧不如的话，比如“[你在大陆]用 VPN, [就]把你抓起来, 扔到监狱”“再给你爸妈寄信, 告诉他们不交钱, 就不给你孩子”；“可以问我, 我三年前从大陆逃出来的”“我知道比较多, 再者我一直盯着国内的新闻看”；“台湾不敢去啊, 去了就回来就被抓”。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确定 FrankD666 虾仁饭不是维吾尔族也不是新疆户口，请各位读者放心他和他家人的安全。很有意思的是，蔡也曾经说过自己“感兴趣的只有[维基百科](#)和[学生会](#)”“半个人生都沉迷在[维基百科](#)上”。“[维基学生会](#)”似乎的确是个“[抱团取暖](#)”的好地方。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维基学生会](#)”的成员的确试图在将“[学生会](#)”向好的方向引领，笔者看到了他们的努力；也有另一些成员仅仅是把名字“[挂在](#)”了“[维基学生会](#)”上，

并没有过分纠缠“[维基学生会](#)”官僚化的“[会务](#)”，而是在“[学生会](#)”的框架外积极地贡献[维基百科](#)。然而，“[维基学生会](#)”是从骨子上烂掉的。即使“[学生会](#)”的改革成功了，它也只是保留了原来名字的新组织而已。

笔者作为局外人，也见证了“[维基学生会](#)”里一些成员的成长。其中有成员在加入[维基百科](#)伊始进行过破坏、注册过傀儡，但他现在能够积极贡献了。在加入[维基百科](#)的这几年里，笔者认为他成熟了不少，当年稚气的样子和脾气不再——尽管有些小孩子加入了几年，还是原来的样子。

“[学生会](#)”的学生们似乎并不是[中文维基百科](#)即将闪耀的新星，而是“[过家家](#)”的地方。为了过官瘾而过官瘾，为了投票而投票，为了过官瘾和投票而创建这么个“[学生会](#)”。不过作为编者的我们，大可不必像笔者一样，写上一篇将近万字的论述证明“[学生会](#)”到底有多么无能；放宽心——当人们精力过剩的时候，是需要地方发泄的。“[维基学生会](#)”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发泄的场所。泄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总比泄在[互助客栈](#)里好，不是么？蔡自己都说过，自己所谓的“[救会](#)”就是“[吃饱饭没事做](#)”“[荣誉会长](#)（指 Jpcomic——注）[创会](#)也是[脑洞大开](#)”。

结语

恶俗 wiki 的编者在见识了曹和蔡的事迹后，对[中文喂鸡白料](#)低龄化趋势表示关切。低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有人写道：

“谁写[维基百科](#)? 有时间的人。”

中文使用区什么人最有时间? 学生。
学生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水平怎样? 都说了是学生, 还能怎样。
基于这样的世界认识和知识水平能写出怎样的条目? 无非就是些 ACG 和公交罢了。”

“中文维基百科创立于 2002 年。2003 年, 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投票选择了“维基”作为“wiki”的翻译。2004 年, 开始被中国大陆封锁。

那是什么时候呢? 举几个例子, 那个时候——
——首尔还叫汉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GDP 世界排名第 6。
——还没有 iPhone。
——维基百科的默认皮肤是 monobook。

是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 上网所需的隐性成本(以及门槛)比现在高得多。那时候的网民有很多人精英, 而现在可能大部分都只是下层。

也就是这个原因, 当年理想主义者很多, 连情人节都能换 logo; 现在随着用户的换代, 变成了一群法条爱好者, 没完没了互相攻击的社群, 相同的只剩下学生。

我不否认有些维基人在学生时代为维基百科贡献了大量高质量、专业性很强的条目, 但那毕竟是少数, 而且用户素质逐渐在下降, 很难再期待具有这样能力的用户了。”

不知为什么, 很多人总是愿意沉沦于虚拟世界中。相比较之下,“现充”们就要得意得多。这些人之中, 很多人有心理问题; 另一些人索性承认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并不如意。维基百科不是这些人的庇护所。我们要对有心理问题的人多加关照, 但不是无限容忍。人的生活也不应该“只有维基百科和学生会”。“拿得起, 放得下”应该是维基人应有的态度; 拿得起, 然后把维基百科当家一样、当神一样, 是病态的处事手段。

用户胡葡萄在自己的隐退宣言中这样说:

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认真学习, 准备香港高考, 因此暂时离开维基百科。我原本以为我会在高考结束后光荣回归, 继续编写百科全书的事业, 继续我和一众维基百科同工同好的友谊。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暂离维基百科后, 发现到现实生活的可爱和独特之处, 更懂得享受现实生活, 而非沉醉于网上虚拟世界。我更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抱负终究是现实世界的学业和理想——网上百科全书纵然值得我埋首耕耘其中, 但是我的理想不止于此, 我更想成为现实世界的贡献者。前思后想, 我终于决定和维基百科——我呆了将近六个年头的虚拟家园——挥手说再见, 重投现实世界的怀抱。

是啊, 当个现充 有什么不好的呢?



站内新闻

柏林维基媒体峰会结束

Wikimedia Summit

Annual 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Wikimedia Chapters and Affiliates, Wikimedia Foundation Board of Trustees and other movement groups like the Affiliations Committee or the Funds Dissemination Committee.



【《求闻》北京 4 月 11 日讯】2019 年的柏林维基媒体峰会（Wikimedia Summit）自当地时间 3 月 29 日开始，至 4 月 2 日结束，计 5 天。

什么是 Wikimedia Summit？

与大多数人熟知的“维基媒体国际会议”（即 Wikimania）不同，每年春天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维基媒体峰会（Wikimedia Summit）主要针对维基媒体上的用户组、分会、专题组织等地方自治体，不允许外人参加。一般来讲，每一个获基金会承认的用户组可以获得一个前去柏林参会的全额补助金名额。与 Wikimania 的另一不同是，维基媒体峰会固定在柏林召开，而 Wikimania 的主办城市每年都在变动。

维基媒体峰会原名 Wikimedia Conference。“Conference”一词在英语里也有大会、会议、峰会的意思。组织者介绍到，维基媒体峰会专注于维基媒体运动战略的流程，以及总体上对地方自治体等维基媒体运动的受控部分的管理。维基媒体峰会在设计上遵循维基媒体运动战略流程及其“工作组”的当前状况和总体需求。组织者称，为了反映这一变化，他们将这一会议的名字变更为“维基媒体峰

会”（Wikimedia Summit）。尽管换了名字，但维基媒体峰会仍然是各用户组、分会、专题组织等地方自治体每年会面的地方，因而中文曾经翻译成“分会会议”。

除了用户组和分会之类的自治体会来参加峰会之外，基金会职员，以及四类掌管社群的委员会也将派成员参与。他们分别是地方自治体委员会（即通常简称的 AffCom）、负责基金会拨款事宜的拨款委员会（Funds Dissemination Committee）、负责审核新语言等事务的语言委员会（Language Committee）和申诉专员委员会（Ombudsman Commission）。

本届维基媒体峰会总共花费 426,800 欧元（约合 320 万人民币）。其中，场地租赁、技术设备、书记员、儿童保姆等花费 11 万欧元（约合 83 万人民币）；住宿、机票等记在本次峰会账上的旅行开支约 15 万欧元（约合 112 万人民币）；员工工资 85000 欧元（约合 65 万人民币）；社交活动、餐会、DJ 等开销 35000 欧元（约合 26 万人民币）；与会人员签证、摄影师、印刷材料等花费 9000 欧元（约合 7 万人民币）。另外，会议组织者还预留了预计开销的 10% 以供不时之需。在这些开销之外，一部分的旅行补助通过参加者所属

的地方自治体报销，不计算在本次峰会的账上。

本次峰会继续围绕基金会近年积极推动的“维基媒体战略”“2030 远景计划”“2018-2020 战略目标”“工作组”等。《求闻》将撰文介绍基金会近来的战略规划，欢迎读者关注。

峰会总共五天的日程被分为两部分：其中“核心计划”（Core program）占三天，“培训训练者”（Training of Trainers）和“委员会培训”（Boards Training）占剩下的两天。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穿插在“核心项目”三天里的“特定专题、特定地域、特定语言聚会”（Thematic, regional, language-specific meetups）。

“特定专题、特定地域、特定语言聚会”顾名思义，按照在维基媒体上的工作专题、维基人所在地域及所使用的语言划参与属于自己类别的聚会。这类聚会穿插在大的议程中间，或者举办在早午晚等没有议程安排的时间里，一般持续数个小时。比如其中按照专题区分的有“维基媒体与图书馆用户组（Wikimedia and Library User Group）聚会”“维基数据及维基数据软件（Wikidata and Wikibase）聚会”“LGBT+ 聚会”等；按照地域区分的

有“亚太维基人聚会”“中东欧维基人聚会”“阿拉伯维基人聚会”等；按照语言区分的有“伊合聚会”（即“伊比利亚美洲区域合作倡议”，针对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地区）“法语圈聚会”（针对讲法语的地区，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及前法国殖民地）等。除此之外，还有“公共政策聚会”“分会主席聚会”“维基共享资源摄影师聚会”等等。

在“核心计划”中，九个在“维基媒体 2018-2020 战略目标”里划分出的“工作组”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每个成员都要在会议主题的九个“工作组”里挑选出自己着重中的一个。这些所谓的“工作组”，是维基媒体“2018-2020 战略目标”中厘定出的几个大方向，如“多样性”“社群健康”“资源分配”等。有关页面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德国分会成员介绍活动内容

【基金会网站 2 月 13 日文章】（作者德国分会成员、项目助理、国际关

系人员安娜·雷斯）

带着新起的名字和专注于战略的目标，维基媒体峰会（前称 Wikimedia Conference）下月就将举办。来自维基媒体各个地方自治体、维基媒体基金会和各类委员会的 200 名与会者将在 3 月 29 日至 31 日齐聚柏林讨论维基媒体运动的未来。最后敲定的日程将在未来几周发布，但我们等不及来给大家分享个大概了。

今年的项目将聚焦维基媒体 2030 远景目标，即维基媒体运动的阶段性目标。

在维基媒体运动战略过程背后不断提出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改进我们的会议结构和各类计划，进而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提升我们的战略方向。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来自我们全球社群的 90 名成员组成了九个工作小组，在维基媒体运动下的各个领域内钻研其当前状态。

每个工作组都在收集和研究的我们维

基媒体运动的关键元素，并使用这些元素来划定一个“范围”——更具体地讲，所谓“范围”是一系列用于引导我们想要找到的答案的问题。这些“引导性问题”将为结构性变革的建议提供框架，而这些变革的结构将成为自由知识的生态系统的必要结构。

“工作组”引领维基媒体未来方向

每个工作组都专注于一个领域内的基本主题，以此来覆盖到我们维基媒体运动的各方各面。这九个方面分别是：宣传倡导、能力建设、社群健康、多样性、合作共赢、产品科技、资源分配、收入来源、角色责任

这些工作组日夜不停地工作，分析他们各自领域内的当前形势、发掘当前及今后可能面对的挑战，以及确定机遇可能存在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三月初给每个工作组所针对的领域拿出一份有关

各自范围的文件草案。这些文件草案将在柏林维基媒体峰会的社群讨论中被润色、打磨。在峰会过后，上面提到的这些工作小组又会开始运用维基媒体运动内的知识、运动外的特长以及研究来为这些“引导性问题”寻找对应的答案。2019 年 8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 Wikimania 里，针对我们维基媒体运动应该如何改变自己才能向着在 2030 年达成“知识即服务”（可以字面理解成“把知识作为一种服务”——译者注）和“知识公平”的目标前进的建言草案将被公布并

进一步修订。在 2019 年年底，这些建言草案被各方同意后，我们将开始落实这些建言。

今年三月底的柏林维基媒体峰会将是上面所述的这些走到一起的时候——如同字面意思。各个工作组的代表将会把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内的工作罗列出来，并与维基媒体运动的组织方接触碰撞。这包括了来自维基媒体各个地方自治体及维基媒体基金会的代表（包括维基媒体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高层领导团队）。

这场峰会的开始将提供给诸位参加者一个与对方、与维基媒体运动战略过程重新接触的机会，同时发现自己可以如何贡献其中的方法。我们的日程将会先进入分析阶段，此时各个工作组将详细调研维基媒体运动及其成果；在此之后，重点将转移到合作上，此时各个工作组及其成员将有机会制定接下来的规划、构想建言的想法。

【《求闻》编译组台北 3 月 20 日电】台湾维基媒体协会理事上官良治将代表台湾分会出席即将举办的柏林维基媒体峰会（Wikimedia Summit）。就目前收到的消息，没有其他中文维基社群的其他地方自



治体派代表参加。

【《求闻》编译组北京 4 月 4 日电】目前可以确认，所谓“中国维基媒体用户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埃里克·关（音）出席了今年的柏林维基媒体峰会（Wikimedia Summit），他在维基媒体上用户名为“Fantasticfears”。

台湾分会理事上官良治也出席了柏林维基媒体峰会。去年刚获 AffCom 认可的新香港用户组没有派成员参加。因获承认未满一年，新香港用户组在 2020 年之前没有获旅行补助金的资格。

【《求闻》编译组柏林 3 月 29 日电】当地时间 2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本届维基媒体峰会（Wikimedia Summit）主题为“重新连接”（Reconnecting）的开幕式在德国柏林举办，标志着五日维基媒体峰会的开始。德国维基媒体协会国际关系顾问妮科尔·埃贝尔，活动团队成员达妮埃拉·根特纳，执行董事亚伯拉罕·塔雷维纳德，活动协调人员安娜·莱娜·席勒；德国分会成员、本届峰会组织者科尔内留斯·基贝尔卡、维基媒体基金会执行董事凯瑟琳·马赫，德国记者、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米歇尔·贾斯明·明特费林与会并发表讲话。

【《求闻》北京 4 月 11 日讯】柏林维基媒体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发言嘉宾强调了自由知识的重要性，维基媒

体 2030 远景规划及 2018-2020 战略目标。演讲还提到了欧盟刚刚通过的新版权法，维基媒体对该法案的抗议及其实施。还有嘉宾提及了维基媒体计划在中国大陆、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的访问情况。



会后派对。图中前排是 AffCom 主席基里尔·洛克申；后排左三是英文维基百科管理员艾米莉·坦普尔-伍德；右三是美籍华裔维基人郦安治，他近期致力于维基数据使用的推广；右二是 2016 年度维基人、维基性别平等推动者之一的罗茜·斯蒂芬森，维基用户名为 User:Rosiestep。



维基媒体基金会宣布加入万维网联盟 (W3C)

【基金会网站 3 月 28 日消息】题：加入万维网联盟（作者：吉勒·迪比克）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正在成为万维网联盟 (W3C) 的成员，W3C 是万维网的主要国际标准组织。

W3C 由蒂姆·伯纳斯-李于 1994 年创立，它与数百家组织合作，确保网络的基本构建模块（如 HTML 或 CSS）在浏览器、平台等方面保持一致。您可以在维基百科上了解更多有关 W3C 所做的事情。

加入 W3C 非常适合我们的 2030 战略，该战略要求维基媒体运动“成为自由知识生态系统的基本基础设施，并 [确保]

任何分享我们愿景的人都能加入我们。”

网络的基础技术和标准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可以促进知识公平，因此，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需要参与和协作设计网络的未来。

作为工作组的一部分，我们将与网络上的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直接合作。通过参加会议，提供反馈、帮助起草标准，以及执行将标准组合在一起所需的一些技术工作（以及参与其



设计的决策过程)，我们将为网络的未来做出贡献，帮助每个人创建和分享免费知识。

“我们很高兴欢迎维基媒体基金会加入我们的会员，” W3C 全球业务发展负责人艾伦·伯德说，“凭借 2030 年的战略和利益，我们在网络上推进了许多领域，我们预计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参与将成为构建支持网络用户的服务和结构的关键。”

我们也期待与他们的合作。

吉勒·迪比克，维基媒体基金会高级软件、性能、技术工程师（承包商）

维基共享资源2018年 年度图片出炉

【《求闻》北京4月1日讯】每年，维基共享资源社群都会在当年选出的特色图片中投票选出年度图片。自2006年首届年度图片选拔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

凡在协调世界时2019年1月1日零时整之前在任一维基计划中有最少75次可见编辑的用户可以参与本次投票。

第一轮（2019年2月3日 - 2019年2月17日）- 共有963张候选图像，有资格的用户可以投选他们支持的任意数量的候选图片（每张图片一票），共有2983人参与投票。

第二轮（2019年3月3日 - 2019年3月17日）- 共有57张入围图像，符合条件的用户只能为3张图片投票，且每名用户只能给一张图片投一张票，共有3496人参与投票。

2019年3月26日，维基共享资源的年度图片委员会宣布了2018年年度图片投票结果。

今年的年度图片是怎样炼成的？

【基金会网站3月25日报道】题：今年的年度图片如此难以置信，它有它自己的Snopes词条（作者维基媒体基金会高级编辑助理、维基

媒体基金会通信团队成员埃德·埃哈特）在千名志愿编者进行长达数月后的投票后，终于产生了今年的年度图片。

维基共享资源，即存储维基百科上大多数教育性媒体内容的资源库，刚刚宣布其年度图片列表。

获得亚军是达维德·居布莱在智利拍摄的斗式列车照片，而季军则由达妮埃拉·拉帕瓦制作的快要被冰吞噬的肥皂泡照片斩获。

本文作者联系到了前三名的优胜者，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获胜的照片。

魏因加特的图片来源于他2016年5月在美国堪萨斯州道奇城追风时拍摄的八张照片。这八张照片中，有七张表现了风暴本身，余下一张在左侧远处拍摄，展示了风暴的结构。

回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魏因加特接下来使用Photoshop把这些照片合成为最后的作品。他声称要做“第一个用延时摄影技术展示龙卷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人”。

魏因加特选择从一段视频中每秒截取一幅画面，这成就了他图片的质量，也意味着他并非囫囵吞枣，试

图截取视频中的每一帧。（这个视频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魏因加特原本为维基科学竞赛（一场鼓励为在维基百科等项目使用而上传科学相关的教育性多媒体作品的竞赛）设计并上传此作品。他提到：“拍摄照片的动机就是激励人们要更了解天气。”

然而有趣的是，更多人在Reddit和脸书看到了这张照片，其下的注解却写着“一群‘龙卷风’”。魏因加特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至少他很明确自己不是。在这张照片被传到著名的验证网站Snopes后，它更像病毒一般急速传播。Snopes的判定结果是，这张图片配错了注解。（Snopes是一个验证伪科学、谣言类内容的网站。用户可以在其中搜索一些网上流传的消息，Snopes会告诉用户在网上的传言是真是假——编者注）

那么魏因加特的理念又是什么呢？他回答道：“这是教育人们……在按下社交网站的分享按钮前检查要分享的事物的真实性。”

魏因加特的网站上尚有他的更多作品。



附录信息

版权信息 | Licensing

封面图片 / Diego Delso / CC BY-SA 4.0
 目录维基球 / Wikimedia Foundation / CC BY-SA 3.0
 页 4 黑洞图片 / EHT Collaboration / CC BY-SA 4.0
 页 10 - 12 截图 / Wikimedia Foundation / CC BY-SA 3.0
 页 20 - 22 图像 / Jason Krüger / CC BY-SA 4.0
 页 23 塔下合照 / Matti Blume / CC BY-SA 4.0
 页 23 会议合照 / Jason Krüger / CC BY-SA 4.0
 页 24 - 25 截图 / 来自 Pexels
 页 26 截图 / Wikimedia Foundation / CC BY-SA 3.0
 页 29 龙卷风变化图像 / Jason Weingart / CC BY-SA 4.0
 列车图像 / Kabelleger 及 David Gubler / CC BY-SA 4.0
 冻住的泡泡图像 / Danielarapava / CC BY-SA 4.0
 本页香港列车光迹图像 / Prosperity Horizons / CC BY-SA 4.0
 刊底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图标 / Argon Pub / CC BY-SA 4.0

所用资源 | Resources

软件 / Softwares
 Adobe InDesign
 Adobe Photoshop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Acrobat Pro DC

字体 / Fonts
 851 手書き雑フォント
 Crimson
Galiver Sans Obliques
 思源黑体
 思源宋体

致谢 / Acknowledgements
 Behance、Freepik

关注我们 | Follow Us

QQ 群 / QQ Group
 维基百科 [群号: 170258339]
 维基百科 (新) [群号: 622386029]
 维基百科 (2018) [群号: 730483299]
 维基媒体计划编辑部 [群号: 631656280, 编辑数需大于 50 次]

微信公众号 / WeChat Subscription
 zh.wikipedia

编译组成员 | Editorial Board

94rain、Alexander Misel、AmethystY98、Argon Pub、ArthurLau1997、Eigenschaften、EvelynJCX、Fayhoo、Hoidj、Kalicine730、KirkLU、Rovingbohe、Sacha、Soaring swallow、Stang、Super Wang、SzMithrandir、Techyan、Ulrich Luo、WQL、Walter Grassroot、Xiewz1999、Ye Jiluo、Yxh1433、佛壁灯、夢蝶葬花、游魂、瑞丽江的河水、鱼头炮
 (另特别感谢鞭笞佛壁灯的山大君及英语老师亚瑟君)

本刊物的所有文字，除特殊说明的部分外，均在 CC BY-SA 3.0 授权协议下许可；惟本刊上的图片各有其著作权归属，请留意刊末的版权信息。





中国大陆维基人

WIKIMEDIANS OF MAINLAND CHINA

